

〈历史的见证〉第三集

满纸辛酸的保单

MANZHI XINSUANDI BAODAN



滿紙辛酸的保單

《历史的見證》第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滿紙辛酸的保單

《历史的見證》第三集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市哈爾濱道12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等登記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開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 1 1/2 字數 19,000

一九六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90,000

統一書號 T707.2·137

定 价 0.12 元

編者說明

《历史的見证》已經出版了第一、二两集，从这一集起，我們开始选用书中文章的題目作书名。

編 者 的 話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許多老工人除了用切身經歷控訴旧社会的罪惡以外，并指出或拿出了許多实物作为证据，深刻地揭露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給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这些证据有的是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有的是个人保存下来有紀念意义的物品，有的是直接刻印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伤痕。每一件证据，都是由血和泪的史实凝結而成的。这些证据，是老一代劳动者回忆过去苦难生活的备忘录，是青年一代認識旧社会的教科书。

在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成为过去。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階級和階級斗争。这种貫穿于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階級斗争，是复杂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种复杂的階級斗争的形势下，我們必須反复地用階級和階級斗争的思想，重新教育我們的工人、农民、干部和一切劳动者，既教育青年一代，也教育老一代。在进行这一教育当中，上述那些反映階級压迫、階級剝削的实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些实物，注意进行发掘，并进行必要的整理，將它們保存下来，

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些实物，可以帮助老一代的劳动者更好地回忆过去，永远不忘过去，永远不忘阶级斗争；也可以帮助“喝甜水长大的”青年一代进一步深刻认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进一步激起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更加懂得珍视我们的革命果实。只要我们把这种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会使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永远是彻底革命的、蓬勃向上的，而这种精神的力量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迅猛前进，并且为更好地担负起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奋斗。

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收集了一部分这样的证据，编辑了《历史的见证》这一小册子。我们的编辑写作要求是这样的：第一，每一件实物，都有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依据；第二，这个历史材料能够典型地说明剥削阶级的罪恶和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第三，把每一件证据拍成图片，配以生动简明的文字叙述，说明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这件工作，我们准备继续做下去，因此我们热切地希望这本小册子的读者同志，能够及时地把你们收存的实物，了解的历史事实或线索提供给我们；并且对这种小册子的编辑和写作，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1984年1月

统一书号: T7072-387

定 价: 0.12 元

目 录

管人的机器——签到钟和更表

.....天津石油站編史組(1)

沾滿血泪的“小孩儿牌”

.....中共天津卷烟厂委员会宣傳部(5)

《劳方就是資方》是什么玩艺儿?.....史 博(10)

侮辱工人的“性格观察表”.....王玉春(15)

一張“牵牛售貨单”.....史 博(18)

滿紙辛酸的保單.....赵明孝(21)

出师难.....黎 荣(24)

折磨工人的“閻王殿”

.....天津三条石厂史編写組(27)

毒辣的精神奴役.....天津三条石厂史編写組(31)

看，这是什么样的劳动条件

.....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編史組(35)

搬运工人苦难的过去.....李宝刚(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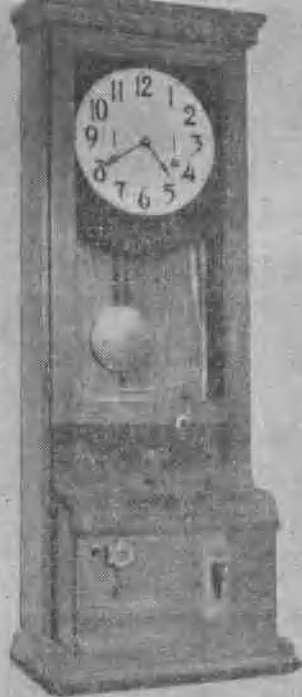
管人的机器——签到钟和更表

天津石油站編史組

一九一九年，美帝国主义在天津設立了一个銷售石油的企业，这就是天津德士古煤油公司。从这个公司成立到天津解放的三十年間，美帝国主义通过它掠夺了我国数不清的財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随着天津的解放，美帝国主义被我們赶跑了，原来掠夺中国人民的企业和洋行已經变为人民的企业，但是，它剝削和压榨中国工人的一些实物，还有一些被保留下来，成为它們所犯罪行的見证。天津德士古煤油公司的管人机器——签到钟和更表，就是其中的两种。

先說签到钟。这个钟高三尺四寸五，寬一尺一寸一，上半部并不特別，乍一看，好像是个普通的时钟；可是它的下半部就見不得人了。原来它的下半部是一个木箱，装在木箱里的是一套能打出准确的日期和時間的机器。木箱的上边有个能塞进卡片的插孔，右边有个能往下按的压把。只要把卡片放入插孔，一按压把，卡片上就打上了当天的日子和当时的時間，上午打上的字是紅色的，下午是藍色的。

解放前美帝国主义用来控制工人上下班时间的签到钟。



更表。



当时，签到钟是放在离厂門最近的一間屋子里，工人上下班都要先到那里去，在凶狠的工头的監視下，排好队順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栏杆，取出工卡放入插孔，打上時間。上班不打，算曠工，下班不打，算早退。算早退，不光这一天等于白干，而且还有被开除的可能；算迟到，就要扣工資。厂里人那么多，开門的时间又晚，工人怕签不上到，不管刮風下雨和严寒酷暑，都得老早就在厂門口等候。就是这样，所有的工人都让签到钟關得被扣过工資。因为人多，签到钟只有一个，許多人来的虽然很早，但排队打号的时间一长，就非迟到不可。

除了签到钟，美国資本家还专门給油庫守护工人预备了一种特制的钟表，这就是更表。更表外形像怀表，但它又厚又大，还特別重，装在一个为它特制的皮挎包里。每当守护工人上工巡邏之前，監工的就用钥匙开开后盖，放进一張帶格划道的圓紙盘，扣上盖再交給守护工人。

守护工人背上更表以后，必須按美国資本家規定的巡邏路綫片刻不停地轉，在整条巡邏路綫的十个地点，設置有铁钥匙盒，里边装着拴在铁鏈子上的钥匙。守护工人走到每个有钥匙盒的地方，都要取出钥匙，插进更表的一个孔中擰一下。在长长的巡邏时间里，守护工人要不停地轉，不停地取出钥匙擰。更表里的圓紙盘，是跟着表轉的，每用钥匙擰一下，更表里的紙盘上就戳上一个記号。巡邏完毕，監工的就取出紙盘进行檢查，看守护工人是不是按規定時間到了每个巡邏点（設置铁钥匙盒的地方），是不是

走够了規定的圈數。如果沒按他們的規定去作，輕的被斥罵或扣工資，重的就要被开除。

签到钟和更表清楚地告訴我們，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的剝削是多么殘酷！他們除了使用狗腿子監督工人的劳动，千方百計地克扣工人的工資以外，还使用钟表对工人进行監視，来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并进一步野蛮地从工人身上榨油，它們恨不得让工人也变成机器，来满足他們罪惡的食欲。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两个管人的“机器”的时候，要牢牢記住美帝国主义分子犯下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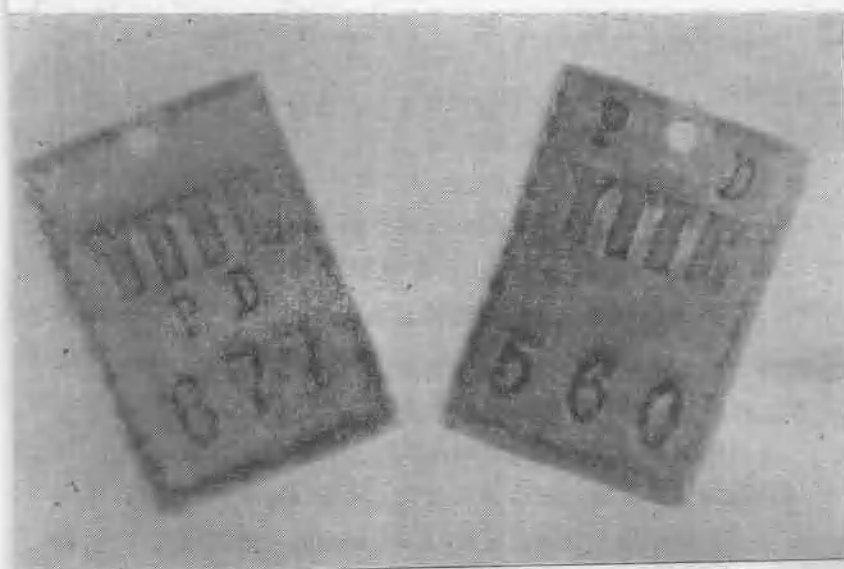
沾滿血泪的“小孩儿牌”

中共天津卷烟厂委员会宣传部

这两块铜牌子是原天津英商頤中烟草公司的童工工牌，当时工人都把它叫作“小孩儿牌”。童工凭着它进厂門上工，到了車間把它挂到出勤牌上才算出了工。牌上是沒有姓名的，童工的姓名被牌上的号码代替了。这块牌子虽小，可是它上面沾着的血泪却是多得数不尽的。

英国資本家为了剝削中国人民，在五六十年以前，大量向我国出口紙烟，以后又在上海、天津等地开办了紙烟厂。这个頤中烟草公司是在1921年办起来的，規模很大，經常直接剝削着几千名中国工人，其中有很多是童工。在这里，我們就来讲讲童工受剝削、受压迫的情况。

那时候，誰要是路过頤中烟草公司，都会感到呛得要命，更不要說在里边干活的工人了。英国資本家不肯花錢給工人安装防护设备，車間里烏烟瘴气，簡直能噎死人。在这种烏烟瘴气的环境里，童工和成年工人一样，一天得干十三四个钟头。早上六点钟，厂里的大汽笛一响，就开工了，一直到晚八点才下工，下工后还得排着队等着搜完腰，才能拖着累得半死的身子，搖搖晃晃地回家。



沾滿童工血淚的童工工牌。

頤中烟草公司使用了大量的童工。英国资本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用童工呢？因为英国资本家可以逼迫童工干跟成年工人一样的活，但是只给相当于成年工人一半的工资。那时候的童工一般的都是十二三岁或十四五岁的，可是，在吃人肉喝人血的英国资本家的工厂里，有很多十八九岁，甚至二十几岁的工人，仍然算是童工，按童工给工资。老工人楊瑞林十八岁进頤中时还算是童工，直到二十三岁还拿着“小孩儿牌”，挣童工的工钱。童工拿的工钱很少，刚够自己吃饭饿不死，可是受的气却多的说不完。

英国資本家給童工訂的“規矩”特別多，犯了“規矩”，輕的被打罵一頓，重的被收回“小孩兒牌”开除。先說喝水吧！長時間的勞累，加上烟末的熏瘴，哪能不喝口水呢？可是英国資本家和監工們是不准喝水的。有个童工喝了一口水被英国資本家看見了，馬上遭到一頓毒打，并且被开除了。这个童工回到家不几天就死了。因为下工晚、上工早，許多工人在上工前都顧不上吃飯，可是資本家不准在厂里吃东西。有个叫小老虎的童工，有一天上工前沒顧得吃飯，后来餓急了，就偷偷地吃了块山芋干，剛巧英国監工進來看見了，馬上跑过去就把他嘴里的山芋干掏出来，还貼在他臉上，罰他一动不动地站了老半天。喝水、吃东西不成，就連上厕所也要受限制，每个車間几百人，只有两个上厕所的牌子，英国資本家規定，要上厕所必須拿到牌子，沒有牌子不准去厕所，很多人憋不住时不得不偷偷地跑去，可是監工的只要发现有人偷着去，就拿着棍子跑到厕所去，

把所有的人都給打出來。

童工干的活非常繁重，還不能有一點差錯，否則就要被毒打受重罰。老工人蘇桂珍剛到頤中當童工時才十二歲，就讓她專擇壞烟，有一次正干着活，監工的過來，一把揪住她的頭髮，猛地一下按到地上，讓她撿起无意掉在地上的一支烟。就是干活不出差錯，監工的也會凭白无故地打人。有一次蘇桂珍正好地包着烟，一個外名叫“半瘋”的總辦，走過來啪啪就打了她兩個嘴巴子，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英國資本家對工人不但凶狠毒辣，而且十分陰險狡詐，他們為了欺騙工人，讓工人老老實實的給他們干活，加重剝削，對包括童工在內的所有工人，實行年終發“雙月”（就是在臘月發兩個月的工資）和干滿五年半發“紅本子”（凭“紅本子”每年可以多領一點工錢）的辦法。可是這只是英國資本家的一個陰謀。每到臘月，英國資本家手里晃着拐棍到車間里轉悠的特別勤，不時往碎烟葉堆里杵兩下，指着旁邊的工人說：“你們不好好干活，這里边盡是沙土，要破壞頤中烟草公司名譽。”然後鼻子里哼哼兩聲，一批批的工人就被開除了，他們就省下了“雙月”。工人凡是快要干滿五年半，眼看就要領到“紅本子”的，英國資本家和監工的就常在他身邊轉，故意找碴開除。

英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壓迫，必然要引起童工們的激烈反抗。配烟部有個工號是26號的童工（英國資本家不許工人彼此說話，使很多長年在一起干活的人還不知道姓

名)，他在厂里干了六、七年，当他刚换掉“小孩儿牌”的时候，英国资本家让一个外号叫“老鬼”的英国监工无故要开除他。可是第二天他照常不声不响地来上班了。当“老鬼”刚一走进配烟部，他抄起一块三寸多宽的长木板，使尽全身的力气，照“老鬼”后腰砍去，只听咚的一声，厚厚的木板打断了，“老鬼”疼得直嚎叫。他跟过去又打了一大巴掌，接着又是重重的几拳。大伙也都围过来一起动手，只打得“老鬼”哇哇乱叫。这件事给童工们出了气，成年工人们也很高兴，以后跟英国资本家和监工斗的就更欢了，不断出现打英国资本家和监工的事。

解放后，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变成了国营天津卷烟厂。英国资本家滚蛋了。可是“小孩儿牌”被工人保存了下来，当作英国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中国童工的见证，教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不要忘记英国资本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